

# 短篇小說集

第三集

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

## 序

我們想，小說在文學上的地位實是極其重要，尤其是對於青年人的情感上道德上品行上的感化，更覺深永，這是古今中外所不謀而同的一種現象，我們又知道，小說家的作品，若果是能夠感得人動，傳得世久，則此作品爲萬古不朽，而作者便也萬古常存了，這集中的小說，大半是從各地教會學校同志們所寫的，他們不但對於小說素來抱着很多的興趣，而且對於人生問題上，也很有高尙的理想，這些所選擇的小說雖不能推爲文學界上的傑作，但是我們敢說內中沒有一篇是含着甚麼使人墮落的說話；至於幾篇譯述小說，也是西方的名著。

我們在短篇小說集第三集將出版時，如刊印第一集的時候那樣，仍舊抱着熱烈的三種希望：（一）我們希望國內青年藉此短篇小說集而得認識本報與本報結爲朋友；

二二 我們希望國內青年藉此小說集而引起他們創作的熱忱，努力於文藝之途，開出  
文藝上燦爛之花來；二三 我們希望國內青年藉此小說集得以互相認識，了解，在人格  
上有堅強不歇的砥礪！

一九二六年六月青年友編輯序於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

# 短篇小說第三集目次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心 劉 澡         | 一至四   |
| 大克老司和小克老司 頤 義 | 五至一九  |
| 妾 林誠芬         | 二〇至二四 |
| 小拇指 崇 義       | 二五至三六 |
| 百年長恨 劉希孟      | 三七至四六 |
| 頑孩 漢 如        | 四七至四八 |
| 和尚學生 頤 羔      | 四九至五二 |
| 言出必行 文 藻      | 五三至六二 |
| 人間與天上 劉 澡     | 六三至六六 |
| 綁票奇案 李 睿      | 六七    |
| 後桑園裏的拉夫 周博夫   | 六八至七〇 |
| 破扉大盜 輿 卿      | 七一至七二 |
| 奇象緣 頤 羔 文 藻   | 七三至七八 |

短篇小說集(第三集)目次

二

|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|
| 五塊錢         | 崇義  | 七九至八一   |
| 牛奶廠的兒子      | 秀安  | 八二至八三   |
| 謎           | 漢如  | 八四至八六   |
| 三個從大戰中歸來的青年 | 頌羔  | 八七至九五   |
| 孩兒天使        | 單慕仁 | 九六      |
| 狐崇          | 文藻  | 九七至一〇六  |
| 她嫁了以後       | 佐同  | 一〇七至一〇九 |
| 一個墮落者       | 文藻  | 一一〇至一一四 |
| 外祖母         | 秀安  | 一一五至一二七 |
| 伶俐的愛斐       | 漢如  | 一二八至一二〇 |
| 墮落靈魂的悔悟     | 詠之  | 一二一至一二四 |
| 她底不幸        | 錢在天 | 一二五至一二六 |
| 瘋人          | 張仲翼 | 一二七至一二八 |
| 失戀後的他       | 王沉萍 | 一二九至一三二 |

# 心

劉 澡

『神呀

求你鑒察我的心』

——詩篇一三九之二三一

柏大嫂原是個很美麗的女子，從伊出嫁以後，面龐兒漸漸豐滿起來，益發長得如花似玉。人們常羨慕伊的豔福，還說甚麼「不知幾生修得到此」。

忽然伊丈夫病了！暮暮朝朝，伊總是很殷勤的侍奉。「祖傳世醫」哪！「神效仙方」哪！什麼都嘗試過了。瞎先生說：「這是爲了六神不安，若要病好，須得鎮宅，謝土」；「關亡婆」又說：「這是因了前世宿怨，若要解厄，還該拜懺超度。」這些伊也如法泡製的奉命過了。但伊屢次的試驗，終歸失敗。末了，伊竟擺設着香案，通神罷後，硬把自己腕上的皮肉割了下來，煎在藥裏給伊丈夫服下。伊丈夫果然好得許多。伊認爲這是由於誠格天地，菩薩保佑，便發下極大宏願，終身不苟暈腥，還給觀音娘娘全身裝金。這無非表示伊的感謝。其實只是伊丈夫的迴光返照，那一天夜闌人靜的時節，伊還勉強支住在半開半閉的牀帳前面，伴着她丈夫。滿屋子充塞着沉寂而陰森的空氣，相對着慘綠的燈光，越覺得令人毛髮悚然！他那失却神采的腫人，向着憔悴可憐的面容，眼巴巴地注視着。一陣子聲浪極輕，用力極大的咳嗽過後，他好容易方才半吞半吐的說道：「我……對……對……不起……你。」

「於是他淚汪汪的目光又轉移到那睡在一旁的孩子，接着又連咳帶喘發作起來。伊噙着熱淚，連忙替他輕輕的拍着胸道：『快別說這樣話來，叫我心裏怪難受的。什麼事都放了心罷！況且你又就會好的……』」話還沒完，伊丈夫的一口痰兒，早已咽下肚去，呼吸的氣息，再也聽不見了。這時只聽得一聲「我的天呀！」伊便昏倒在地。幸虧人們聽得了，趕忙替伊灌薑湯，搯人中，靠近耳畔，大聲疾呼，好容易伊方才悠悠醒來。

伊丈夫生前開的是一家烟紙店，伊平日裏的生活，自然只限於閭閻以內的一切。從伊丈夫死後，伊以「入相」的資格，兼了「出將」的重任。伊於商業常識，從沒受過訓練，更經不起夥友的舞弊和偷懶，營業上便遭了絕大打擊。重以伊丈夫的醫資、藥金、喪費等化了不少，年夜的結賬，宣示了前途無窮盡的危險。

人們常說：「伊的傷官星尅犯了丈夫，所以命中注定要做寡婦。」這雖是無稽之談，對於從未受過教育洗禮的伊，倒還能默認這一句笑話。自嘆伊命苦，在理。伊丈夫死了，人們都當愈加聯絡，愈加安慰，至少也好減少伊一些悲哀。但是人間的熱情，彷彿已是同伊丈夫一塊兒埋葬了的一樣。而且迷信的婦女，以為像伊這樣尅夫的新寡，若是同伊接近，怕要沾染了些不吉利的晦氣。大家便都避伊如恐不及。殘忍的男子，却還暗暗叮嚀着他們的妻子：「總不要想得到寡婦孤兒的利益。你若心腸一軟，他們不是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淚來訴窮說苦，便是這樣那樣的借長借短。快同我少管些兒閒賬。」這樣冷酷的世界，在於伊孤苦零丁的伊，還有甚麼生趣！伊僅有的侶伴，只是那不識不知的兒子。惟其一天到晚單看見這小兒，常使伊嗚咽飲泣地想起那小兒的父親。

伊丈夫雖也有個哥哥却是早就脫離了關係，獨自去別開生面。且從前爲了析產問題，曾經涉訟，自不能希冀他的協助。伊的父母早過世了，那同胞的哥哥對於那烟紙一業，是一個門外漢。平常伊偶然歸寧，吃掉了伊嫂夫人的一粥一飯，便好像剝奪了伊嫂夫人性命模樣。從伊嫂子一過了門，伊哥哥待伊的情感冷淡到什麼似的。如此當然也不能指望他的救濟。

伊常常想，「伊丈夫死了還不上一年，前途頓呈悲觀，長此以往的艱難困苦也就不難逆料，萬一到了破產的地步，這樣一個薄福的伊，餓死凍死，倒也直截爽快，可是伊那兒子的攻書上學，成家立業，却又怎麼辦呢？」對於這些吃人的環境，伊唯一的抵抗方法祇有抽抽咽咽的哭得兩眼紅腫。

至於那些夥友呢，張三進來，出着毛病去了；李四進店，也露着馬脚而去。什麼人都想欺伊孤兒寡婦，存了個借此趁風打劫多少沾潤些的野心。越是遭受了人們的凌越，足以引起伊失偶的苦痛。

伊常常穿上素粧淡裳，縱是面色蒼白而冷板，總遮不住伊皎潔得我見亦憐的風韻。近來稍稍知道擦脂抹粉，加以渲染，益發覺得伊是姿態極妍，奇怪極了！那新來的一個夥友，滿臉鬍子，平日間很不捨得剃光，直養到堂前掛着的鐵拐李一樣，近來忽然修飾得乾乾淨淨。終年不刷的黃牙，一經爲雪白的編貝。那婚喪喜慶方才一用的禮服，也降爲無事家居的常服。尤其令人注意的，那店門總比平日還差四五十分鐘的時辰，早就靜悄悄的關了。

後來那夥友居然特任爲經理，而且內政外交，身兼數役，很能一變故態的肯盡義務。柏大嫂子變了心」的一件新聞從此傳遍了人間！

這樣，店鋪子裏雖然得以轉危爲安，只因受了財政困難的牽掣，~~總不能恢復~~以前的損失。伊便變賣了伊丈夫的遺產，完全充作經營的資本。伊既是失節了，人們對於伊的心術，倒着實爲那孤兒捏一把冷汗。

於今伊既然有了代理丈夫什麼仔肩都有了擔當，什麼悲哀都有了安慰，論理應該恢復伊杏臉桃腮的本來，但伊清瘦的臉龐，寡歡的神情，依舊脫不了寡婦的氣味。那一塊白地黑字的招牌，不僅沒有換過新的，連一點一畫都不改動。人們便又指指點點的說道，「他們倆畢竟碍着物議，還將假裝着一派做作。」好了，伊的營業越加擴張了！自然前途也越加光明了！不過伊對於兒子的心，仍未變換，這是不容否認的。光陰飛也似的過去，伊兒子已在一個高小裏畢了業，寫得一手好字，打得一把好算盤，便在一家絲廠裏供職。不上幾年，他漸漸升了個賬缺。這當兒他有財又有勢，自有會奉承的人們，替他介紹了一頭親事。伊兒子却也很能擺脫閒人們的信口雌黃，把這位人們所吐棄的母親，恨不擡舉到九霄雲裏，所以伊也時時流露些笑顏。

今年伊又添了個孫兒。不消說得，全家都是歡天喜地，尤其是伊，忘却了平昔矜持的度態，眉飛色舞到發狂似的。這小寶貝滿月過後，接着是伊第一個丈夫的死期，伊帶着伊兒子到伊丈夫的墳墓上祭掃，更比從前悲慘，哀哀的痛哭了一場。還是伊兒子把伊苦勸住了，方才鬱鬱的回去。

明天早上，時候快十點鐘了！每天伊總是很早的起來，諷經拜佛。現在不知怎的，到此時還不起身。僕婦們想要進去探問，是昨天累乏了身子沒有。伊兒子擋着說：「不用去驚動，他老人家要什麼總會招呼你們的。」但是飯時過了，伊的房中依然全沒些兒聲息。大家便都着了慌，好容易想了法兒，方才開進門去。只見柏大嫂子血淋淋，冷冰冰的僵臥在地上。一柄雪亮的剪刀，深刺在伊心窩裏，殷紅的鮮血流濕了衣襟。伊的右手還緊握着剪刀。這明明是伊自殺！那左手却又不知怎的捏着伊丈夫的遺像。伊兒子見了，始而驚愕失錯，繼而恍然大悟的哭道：「媽……呀……您當初的用心……爲兒的何嘗不……了解……您又何苦……」那些瞧熱鬧的閒人進來，看時，却都目瞪口呆的摸不着個頭腦。

## 童話 大克老司和小克老司

安特迪生作  
頌義譯

從前有二個同樣名字的人，住在一個村中。他們都叫克老司，但是第一個克老司有四只馬，那第二個克老司只有一只馬。因爲村中的人，要把他們分別明白，所以叫那第一個大克老司，又叫那第二個小克老司。

每天小克老司要幫助大克老司耕田，還要把自己的一只馬借給他使用。但是大克老司，只要每禮拜一次，把四只馬借給他好了。每次小克老司借到了別人的馬，總是故意揚着馬鞭，在那五只馬的後面。在人家看見他駕着五只馬耕田的時候，小克老司快活得很，更加重重地揚他的馬鞭，發出一種骨骨的聲音，口中不停地亂叫：

「我的衆馬呀！快點！」

大克老司聽了，大大以爲不然，和小克老司說：「你一定不可怎樣說，因爲衆馬的當中，只一只可算是你的呀！」

但是別的人走過那邊的時候，小克老司忘了一切，又叫了起來：「我的衆馬呀！快點！」

大克老司說：「現在我再請你，不要怎樣說法，下次被我再聽見了，我要擊傷你馬的頭，結果了牠。」

小克老司說：「很好！下次我一定不會忘了。」但是後來別的人又走近那邊，和小克老司打了招呼，他便又自忖何等榮幸，能用五只馬耕他的田。於是他又重揚他的馬鞭，叫起來：「我的衆馬呀！快點！」

大克老司說：「你現在還要說麼？」他便拾起一方大的石頭，向着小克老司馬的頭打過去，那只馬便倒下來死在地上。

小克老司說：「呀！現在我連一只馬都沒有了。」他便哭了起來！他只得把馬皮剝下來，又把牠吹燥了，裝在一個袋裏。他便把那個袋，背在自己的肩上，動身到城裏，預備賣給別人。

小克老司已經走過了一個黑暗的大樹林，還有許多的路要走。那時天氣又不好，他便迷失了他的路，等找着了路，天又黑了。現在他遠離家鄉，要想走到城裏，又來不及了。

在那條路的近處，有一座農人大的房子。房子的窗門，雖然關閉着，但是還有一道光線，從窗屑中透露出來。

小克老司自忖道：「我終可以准許在那邊過一夜。」他便走到那邊，敲一下門。

農人的妻子開了門，但是她聽見有人要宿夜，便叫小克老司仍走他的路。因為丈夫不在家中，她便不能接待什麼路人。

小克老司說：「但是我想我一定要宿在外面。」那個婦人，便把門砰的關上了。

在近處有一大堆乾草，在草堆和房子的中間，有一坐小草棚上面蓋好一些乾草做的屋頂。

小克老司看見那個平的屋頂，便自忖說：「我可以睡在那裏，這可算是頭等的眠牀了。但是我還望那只鷺絲鳥，不來啄我的脚，因為在那屋頂的上面，有一只鷺絲鳥停着，牠還做好一個窠在那裏呢。」

現在小克老司居然爬到那坐草棚上，他便在那裏打滾，一直等到覺得適意，方始停止。事有湊巧，他所睡的地方，可以看到農人的房子裏面，因那個木製窗門的上面並未關緊。

小克老司在外面所看見的，是一張棹子，擺滿了酒肉，還有一尾大魚。房子裏只有農人的妻子和會堂吏坐着。她把酒倒滿了杯子，那個會堂吏把叉伸到魚盤裏，因為這是他所歡喜吃的。

小克老司自忖：「我若是可以分肥一點，」同時伸長了他的頭頸，想望看得清楚一些。在棹子上還放着一個美麗的蛋糕，那實在是一棹大菜呢。

現在他聽見有人正在路上騎着馬，朝這房子過來，那便是農人回家來了。

那個農人本是一位頂和氣的人，但是有一個怪癖——他不願看見一個會堂吏，在他的家中。他若是果真遇見了會堂吏，便立刻大發其怒。所以那天晚上，乘着農人不在家的時候，那會堂吏放始敢到他的家裏。拜望農人的妻子。她便拿出各種佳肴，表示一點感謝的意思。但是在她聽見她的丈夫回來的聲音，她覺得十分驚嚇，連連的請求那個會堂吏藏在一只空箱的裏面，因為她知道她的丈夫看見了會堂吏，一定要大發雷霆的了。她又把各種食物，快快的放在烘爐的裏面，因為這些東西，若是被她的丈夫看見了，一定要查問事情的緣由。

小克老司看見一切佳肴，都已收去，便在草棚上連連的嘆氣。

農人朝上望望，問問說：「上面有人在那邊麼？你爲什麼怎樣臥在那裏？你還是下來和我一同進去的好呢。」小克老司於是告訴他，如何迷了路，想求一個過夜的地方。

農人答說：「可以的！但是第一件該做的事，便是找點東西吃！」

農人的妻子很歡迎他們，先把台布鋪好，方始搬出一大碗雀麥粥。這時候農人已覺得饑餓非凡，所以吃得滋味很好。但是小克老司不得不想到那些藏在烘爐裏的各種佳肴。

在棹子底下，小克老司已放着一袋的馬皮，列位已知道，他爲了想賣去這張馬皮，所以上城裏去的。這一碗雀麥一點不合小克老司的胃口，所以他故意踏在馬皮的上面，使牠發出一種骨骨的聲音。小克老司同他的袋說：「靜一點呀！」同時又重重地踏了一下，使牠發出更大的聲音來。

農人問說：「在你的袋裏放點什麼東西？」

小克老司說：「裏面有一位術士，現在我們不用再吃這碗粥了，因為這個術士，可以用他的魔法，把灶爐充滿了炙肉鮮魚和蛋糕。」

「好極！怎麼有這種事呢？」農人驚呼起來。他便開了灶爐的門，看見他妻子藏着的各種佳肴，但是農人還以為是袋裏的術士所變出來的。他的妻子自然一聲不敢說出，她只好一盆一盆的，放在棹上，看他們吃得痛快。吃完以後，小克老司又踏了他的袋，使他發出聲音來。

農人問說：「他現在說些什麼呢？」

小克老司說：「在那個烘爐裏，還有三瓶酒預備給我們喝。」農人的妻子只得把酒拿出來，她的丈夫喝得醉飽，覺得分外快活起來。這樣的一只袋，藏着這樣的一個術士，他是願意出各種的代價去買了來。

農人又問他說：「你可以呼一個惡鬼來麼？現在我快活得很，想要看見他。」

小克老司說：「是的，我的術士凡事都能做的。」他便再踏了他的袋一下，當袋裏發聲的時候，他問農人說：「你有沒有聽見他說麼？他同我說那惡鬼是很可怕的，還是不去看他的好啊。」

「呀！我一點也不怕他，到底像什麼東西呢？」

「他像一個會堂吏！」

農人叫起來：「呀！那是很可怕的你終該知道：各樣東西之中，我頂恨那會堂吏。但是還不算什麼一會事，我知道他不過是一個惡鬼，我還能勉強看一下。我現在已有充分的勇氣。但是切不可叫他走得太近罷了。」

小克老司說：「很好！我可以問我的術士說明。」便把他的袋又踏了一下，把自己的耳朵湊近袋的旁邊。「他說什麼呢？」

「他說你可以到放在房角的一只箱子旁邊，把箱子揭開來，便可以看見他已經捲伏在箱子中，但是不可把箱蓋揭得太開，免得被他逃去。」

農人請求着說：「請你來幫助我，把他捉住。」他自己便走到箱子旁邊，那時會堂吏很膽怯地坐在裏面。

農人把箱子的蓋揭開了一點，望進去看看，他即刻叫起來，往後一退。他說：現在我已看清了他，他正和我們的會堂吏一樣，那是實在可怕得很。

這事以後，二人又喝起酒來，一直吃到半夜裏。

農人說：「你一定要把這個術士賣給我，你可以要求無論什麼東西，我自己願意給你半斛銀錢。」

小克老司說：「我不要把牠賣了，因為他對於我有極大的用途。」

農人連連的懇求說：「我很願意得着他呢！」

後來小克老司只得應承下來，並且同他說：「你既然待我怎樣好，今夜留我過宿，但是你一定要先堆好銀

錢，我放始敢交貨給你。」

農人說：「那是自然的，但是你同時也要把那只箱子拿去，因為我不願使牠留在這裏。那個會堂吏或者還留在裏面啊！」

小克老司便把一袋馬皮交給農人，交換了半斛銀錢。此外農人又送他一部小車子，可以裝載他的銀錢和箱子。

小克老司辭了行，獨自推着小車，上面載滿了銀子和箱子，那個會堂吏仍舊關在箱子裏面。

在樹林的那邊有一條大河，又深又闊，河水又流得很激，你想游過到河的對岸。幸而在河的上面，駕着一條新橋。小克老司便停在橋的中央，故意叫得很響，使那個會堂吏可以聽見。

「我身邊帶了這樣一只笨重的箱子，要怎樣做法呢？這只箱子似乎和裝滿了石子一樣重，我現推着這樣重的東西，實在疲乏得幾乎要死，我要把牠投到河中去了！若是牠能漂流到我家的門前，那是再好沒有的了。就是牠自己沉沒了，也算不了什麼一回大的事啊！」

這個會堂吏狂叫起來：「不！不！我願意給你半斛銀錢，若是你肯放我出來。」

小克老司說：「很好！那是一件意外的事情。」他便揭開了箱蓋，會堂吏即刻走出來，把那只空箱推到河裏。他回自己家中，便交給小克老司半斛銀錢。現在連以前所得到的銀錢，他已裝滿了一小車。

他自言自語地說：「一只馬的代價，也不算小呢。」他走入自己的房中，便把所有的錢，堆成一坐小金字塔，在房間的中央。他又自忖：「大克老司不知道要怎樣發怒，若是被他聽見這個信息，但是我自己決不會就去告訴他的！」

他便差一個童子，到大克老司的地方，向他借一只斛。

大克老司自忖：「不知他要這斛有什麼用處，他便先放一些松油，在斛的底面上，或者可以黏住一些所量的東西。他的計劃果真靈巧，那只斛退還的時候，他看見有三枚新造的先令，黏住在底面上。」

大克老司叫起來：「這事到底是怎樣呢？」他便立刻跑到小克老司那裏，向他說：「你怎樣會得到一宗大的款子啊？」

「呀！我是從賣去馬皮得來的，那張馬皮還是昨天賣去的呢。」

大克老司說：「那是賣得很上算的。」他一口氣跑到家中，拿了一柄斧頭，把自己的四只馬，都迎頭痛擊幾下。他又把牠們的皮剝下來，背到城裏去賣。

他在街上叫着：「馬皮！馬皮！那一個要買馬皮！」

攏總的鞋匠和硝皮匠，都跑攏來，問他要賣多少錢。

大克老司說：「每張馬皮要賣半斛錢。」